

民國三十七年一月初版

編著者 李王 次治 九心

出版者 青年協會書局

發行者 上海博物院路二三一號
青年協會書局

每冊實價十四元
(郵費另加)

YOUTH LIBRARY SERIES II

No. 28

Lives of Chinese Great Men

Vol. VI

By

C. S. Wang and T. C. Li

THE ASSOCIATION PRESS OF CHINA

Price: \$ 14.00 Postage Extra Jan., 1948

中國歷代名人傳略第六集付印序言

本集是『中國歷代名人傳略』六冊中最後的一冊，繼續余牧人何子恆二君完成這整部的巨著。除第五集已由我與次九編成出版後，這第六集亦接着脫了稿。是八年前的事：經過排字、校對、製版以後，正待付印的時候，不料那可惡的日本帝國主義，竟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飛蛾撲燈似的偷襲珍珠港；同時，整個的上海（前租界）也在隆隆的砲聲中被神氣十足地佔領了。一切抱着正義的文化機關撤退的撤退，停頓的停頓；青年協會也在同樣情形下擱了淺，使這一書的紙型，安逸地酣睡到現在。

晴天裏來了個霹靂張仕章先生來信說：『原紙型遍覓不得，尊處有沒有從前校對時的原樣，以便重排？』這簡直把我呆住了，將這惡劣消息報告給次九，他也同樣地懊喪萬分！如果真的遺失了，不獨當時所耗的一番心血付諸流水，就是要我們再來重寫，也是不可能了。因此，這幾天使我心魂不定，好像丟了什麼寶貝似的，比抗戰初起時丟失了三千多冊藏書一樣難過。默對着窗外的青天，做夢一般地想起當時的情形：

風聲愈來愈緊張了！我們住在學校裏的教職員家屬，在劉校長的勸告下，叫我們鎮靜不要搬動；直至八月十二日下午光身地帶着妻子兒女到前租界上親戚家過一宵，次日果然戰事發生了，要回進學

校去取些東西，已不可能了。家具的失去還在其次，而那些用了多年工夫寫而未完的稿子實在是無法補償的損失。那時，我們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地艱難起來，不得不努力於寫作，謀得經濟上的補助，答允青年協會的請求，寫『中國基督教史綱』與『中國歷代名人傳第五第六集』三書。用了兩個半月工夫，寫成了第一書外，同時在吳主委指導下，從事於市黨部地下的宣傳工作，與朱斐葛克信潘士藩等諸同志祕密會議，他們要我擔任寫幾本小冊，化名爲『項新嗣』，日夜趕工，寫成了『三民主義與中國文化』，『孔孟學說與革命精神』，『青年在現時代中』三書，共計約十萬言。又計畫着種種祕密工作，差不多把大部分精神用在這一方面，只得把青年協會所委託的事與次九商量，他慨然地答允與我合作。要知道這時候從事寫作，既沒有一個安靜的地方，在全家一方面吃飯一方面睡覺局促不堪的房間裏，又沒有什麼參考書，是相當困難的。想不到我的大名已經給日本人知道，嵩山路巡捕房的巡捕來光顧了，把我請到巡捕房去，給那個叫『小松』的日本人什麼科長盤問了三個鐘頭，幸而沒有什麼漏洞，不致遭到意外。但是同志中被捕的被捕了，逃避的逃避了，而我却仍舊留在這裏，總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這些寫作既然在這種情形下成功的，如今聽說遺失了，豈不要欲哭無淚？幸而他們多方尋找，竟從六層樓的一個角落裏找着，這消息使我與次九不禁距躍三百珠還合浦，用誌欣喜！

序

這第六集，是接第五集寫的，本來用不着另寫什麼序。不過第六集寫的人物，從明清一直到現代，時間越近，空間的變動越來得厲害；這些有名人物在這個過程上的一言一動，無論好的方面或是壞的方面，時間越近，就給現時代人們的影響也越大。我寫本集的主意，固然和寫前集仍是一樣，可是因為寫的對象有了這麼大的變動，所以在寫的技術上也自然有些兒變動。

在本集排在最先的朱元璋，徵倅得到復興中國民族的美名，我偏搜史料，發見他壓根兒不瞭解什麼叫民族，他却全盤接受了從劉邦起，一代一代做強盜頭兒的行爲和蒙古民族待中國民族的方法，把「自民族」高壓得像在元朝一樣透不過氣來。拿他比失敗的劉福通，真是「天差地遠」，就是比李自成也嫌不夠。漢民族真遭殃，由他姓朱的躡蹠二百年，讓愛新覺羅不費一點兒氣力，隔代繼承蒙古政權，跑進山海關來玩上二百多年。我寫他的傳略，顧不到那個「略」字，實在是一樁痛心的事啊！

公元一八五一年到一八六四年，中國十六省廣大的土地上，建立了一個有史以來破天荒的太平天國。我們寫這傳略，既然是用中國做主題，那末在滿清征服中國的期間，中國民族起來革命，建國的時間雖只有十四年，我們在「中國歷代」的範圍裏，就不能缺少這一代。所以本集在清朝之外，用純客觀

中國歷代名人傳略 第六集

二

的寫法，特爲標出一個太平天國。

其餘的話，治心老友的序，寫得挺正確，又挺詳明，我任這裏就該顧到那個「略」字了。

李次九

民國三十年六月二十日

集二第書叢年青

種八廿第

略傳人名代歷國中

(集六第)

中國歷代名人傳略 第六集

目 錄

序

〔明〕

朱元璋	(明史附)	一
宋濂		三八
劉基		四二
徐達	(常遇春附)	四九
姚廣孝		五七
方孝孺		六二
鄭和		六八
于謙		七一
文徵明	(祝允明、唐寅、徐禎卿附)	七六

王守仁 八二

戚繼光（俞大猷、唐順之、胡宗憲、朱紈附） 九三

楊繼盛 一六

張居正 一二一

顧憲成（高攀龍、孫慎行附） 一二七

徐光啓 三七

袁崇煥 四二

史可法（瞿式耜、何騰蛟、鄭成功附） 五〇

張煌言 一七一

〔清〕

愛新覺羅·福臨（清史附） 一七七

黃宗羲（萬斯同、邵廷棻、全祖望、章學誠附） 一八六

顧炎武 一九七

于成龍（湯斌、陸隴其附） 一〇三

呂留良

二一〇

顏元（王源、李塨附）

二一九

閻若璩

二三六

劉獻廷

二三九

江永（戴震、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俞樾附）

二四四

錢大昕（惠棟附）

二五四

林則徐

二五九

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鴻章附）

二六六

康有爲（梁啓超附）

二八七

譚嗣同（唐才常附）

二九六

王照（勞乃宣附）

三〇一

徐錫麟（秋瑾附）

三〇九

吳祿貞

三一七

「太平天國」

〔中華民國〕

國父——孫文 三三九

黃興 三五二

袁世凱 三五七

黎元洪 三六三

宋教仁 三七〇

陳其美 三七五

蔡鍔 三八〇

蔡元培 三八四

章炳麟 三八九

魯迅 三九五

吳佩孚 四〇七

後序 四二二

洪秀全（楊秀清、石達開、馮雲山、蕭朝貴、陳玉成、李秀成附） 三一九

中國歷代名人傳略 第六集

明

朱元璋（明史附）

蒙古民族在中國建立了元朝，拿全中國的耕地當牧場，中國民族在生活上被壓迫得透不過氣來，激起了民族反抗意識的高潮，各地發生農民暴動。在公元一三一三年，即元仁宗皇慶二年，江西贛州地方蔡五九領導的農民暴動，姑且不說，就從公元一三四八年，即元順帝至正八年，浙江台州方國珍說起，一直到一三六八年朱元璋建立明朝，這二十年中間，像湖廣的徐壽輝、陳友諒；浙西的張士誠；河南的韓林兒、劉福通；濠梁的郭子興；四川的明玉珍；都是一樣的背景和同一個目標。可是這許多起的暴動，在這二十年中間，並沒有因為背景和目標的相同，結成聯合陣線，向一個目標共同進攻；不但沒有聯合進攻，還彼此之間，各因私人的利益，不斷地在火併。在當時握中國統治權的元朝，雖也曾經在這二十年中間，兩次招降方國珍，一次招降張士誠和朱元璋，屢次擊破徐壽輝和劉福通，但從沒有大規模的討伐，像他祖宗開國時候的氣派；聽憑招降的不是真降，擊破的終於不破，讓郭子興的部下奉韓林兒龍鳳年號的朱元璋，利用這機會收穫了成果，又建立了封建式的明朝。

朱元璋（一三二八——一三九八）字國瑞，他的祖宗本來住在現在江蘇省沛縣，後來遷到句容縣，又遷到現在安徽省泗縣，到他的父親世珍時候，才遷到現在安徽省鳳陽縣，在明朝以前叫濠州地方的鍾離。（1）他的母親姓陳。他的父母一共生四個兒子，他最小。他家是無產的農民階級。他十七歲那年，遇到大旱，又有蝗災，正鬧飢荒，真是禍不單行，又發生時疫，他的父母和兄長都染疫死得精光，鍾離鄉裏有個叫劉繼祖的給他都收埋了，他光桿一個沒處安身，只好投到皇覺寺裏去做和尚。在寺裏混了一個多月，仍舊鬧飢荒，就出去到鄰近合肥、固、汝、潁這些地方（2）做了三年游方僧，老實講，就是當叫化，仍舊回皇覺寺。這年他已經有二十歲，是公歷一三四七年。第二年，方國珍就在浙江台州起兵；第五年，劉福通就在他當游方僧的時候混過好久的潁州地方喊出了「韓山童是宋徽宗的八世孫，當爲中國主」的口號，攻破了潁州城，一連進佔了那時河南汝寧府屬光、息兩州，並進攻汝寧府屬羅山上蔡真陽確山和那時河南南陽府屬舞陽、葉等縣；這些地方都是朱元璋當游方僧叫化了三年的所在，他雖是無產的貧農，做了和尚還得叫化度日，和他叫化經過地方的這些站在同一階級的無產貧農，竟沒發生一些兒關係。一直到公元一三五二年，他已是二十五歲，再回皇覺寺做和尚也整六個年頭了，他同州鄰縣定遠（3）地方的郭子興聯合了同黨孫德崖起兵，自稱元帥，攻破了濠州城，元朝的將官徹里不花不敢攻城，只捉些不抵抗的老百姓去邀賞，他這才發慌，想跟着一班不抵抗的老百姓逃難，但自己打不定主意，就

向自家寺裏的泥菩薩去打兆，他問逃難好嗎？打出兆來不好；他問躲在寺裏好嗎？打出來的兆也不好。他發起急來，就問跟着造反好嗎？這一兆打出來恰是大吉大利，大凡當光蛋的人迷信是極深的，那時代的知識階級尚且深信「陰陽八卦」，何況這位貧農出身的游方僧，他後來終於成了明朝的開國皇帝，這一回打兆給他的暗示，當然是大得不可以計算的。

朱元璋得了這個暗示，就在這年閏三月初一日跑進濠州城去投軍。他的面貌本來長得異樣，郭子興見了當然特別注意，就叫到身邊問話。他能夠成就一朝開國皇帝，當然有他在同一階層裏出衆的才能，郭子興很賞識他，就取他做了親兵。每逢郭子興派他出去打仗，他總是打勝仗，郭子興越發寵愛他，就把自家撫養的馬姓女兒配給他做妻子。那時在徐州起兵的芝麻李趙均用、彭早住給元兵打敗，芝麻李戰死，趙均用和彭早住帶着敗兵退到濠州，郭子興和孫德崖兩個人就歡迎他們一起反抗元兵，這原是很合理的，可惜郭孫兩人本有些不和，趙彭兩人來了之後，郭看不起趙，恰很敬重彭，趙當然大不高興，孫就利用這機會，聯合了彭把郭綁架起來；這時朱元璋正在淮北得了消息，立刻回來，向彭求救，彭趙本也不睦，一經朱的訴說，更加發怒，就帶着兵會合朱的部屬去打破了綁架郭的屋子，由朱元璋派人背了郭子興出來。這年冬天，元將賈魯來圍攻濠州，郭子興帶着朱元璋竭力抵禦，明年春天，賈魯死了，濠州才解圍。但是郭子興在濠州，每每被彭趙的部衆屈辱，朱元璋就回到本鄉去招了得力兵士七百人來，徐達、湯

和兩個著名大將，也是這次來的。後來朱元璋覺得老是守在濠州，不能發展，就把原招的七百人交給別的將官，自己帶着徐達、湯和、吳良、吳禎、花雲、陳德、顧時、費聚、耿再成、耿炳文、唐勝宗、陸仲亨、華雲龍、鄭遇春、郭興、郭英、胡海、張龍、陳恆、謝成、李新林、張赫、周銓、周德興等二十四人到定遠去求新的發展。定遠縣張家堡有叫「驢牌寨」的壯士三千人，又橫澗山有個繆大亨結集了二萬人，自稱是元朝的義兵。朱元璋派了花雲等計誘力攻，都降伏了收作自己部屬；還有秦把頭等八百餘人也招降了，從此軍聲大振。朱元璋正帶着這許多兵去攻打滁州，⁽⁴⁾在路上遇着定遠人李善長來獻策，李善長是研究法家學說的，又擅長理財，是一個十足的智識份子。朱元璋自從打光得了暗示之後，第一回和這種人才談論，自然高興得很，就留李善長在幕裏籌畫軍務軍餉，一同來到滁州，攻進了城池，就把大營紮在這裏，這是公元一三五二年七月間的事。隔不到一個月，彭早住在泗州，⁽⁵⁾中流矢死了，趙均用越發專權。朱元璋設法到泗州接了郭子興到滁州來做滁陽王，自己帶兵，仍舊奉郭子興的號令。這年五月間，泰州，⁽⁶⁾運鹽的船戶張士誠、士德、士信兄弟三人在本地起兵，佔據高郵，⁽⁷⁾之後，張士誠自稱誠王，國號大周。到明年冬天，元朝的丞相脫脫在高郵將張士誠殺得大敗，就分兵去圍張士誠佔據的六合縣城。⁽⁸⁾朱元璋曉得六合如果被元兵攻破，滁州必定難保，就帶了耿再成去援救，不料救了六合同來，元兵竟大隊來攻滁州。朱元璋就在半路用伏兵把元兵打了回去；但元兵兵勢很盛，朱元璋料他一定還要來反攻，就用緩兵之計，叫地

方上的老百姓備了犒軍的牛酒，攜着他俘獲的元兵馬匹，到元軍去假意說：「我們守着城池，是防別的強盜，為什麼您放過了大寇來打良民呢？」元兵就此退了回去。一三五五年正月間，滁州缺乏糧食，大家商議辦法，朱元璋主張攻取和陽，（9）郭子興依了他的主意，派張天祐領兵先發，湯和隨後接應。張天祐在進行的路上就遭遇了元兵，接戰大勝，一直追到小西門，湯和趕上去奪了城濠的橋，立刻破了和陽。那時朱元璋雖是郭子興的養女婿，並且滁州和陽兩處雖都是朱元璋定下來的，但是統兵的名義還沒有正式發表，郭子興就發令叫朱元璋統兵，但是朱元璋還怕各將官不服，暫時藏起不發表，只說某日請大家都到廳堂來議事；他們會議時候的座位，地位高的都坐在右邊，到期先進廳堂來的將官都選右邊的位子坐了，朱元璋故意落後，進來就坐在左邊，等到開議，他却判決得非常明快，弄得大家都望着他沒話好說；後來提議修城，決議各將官分段擔任去修，限三天完工，到滿期那天，朱元璋擔任的一段完了工，將官都沒完工，朱元璋這才拿出郭子興的命令來，高高地向南面坐着說：「我奉了命令統各位的兵，於今修城都不依限期完工，照軍法該怎樣辦？」各將兵都恐慌，請他饒赦，朱元璋就乘勢下令，搜查各將官軍隊裏擄掠來的婦女，一起釋放回家，這樣一來，不單是立了自家的威嚴，並且得了當地老百姓的歡心。這年三月間，郭子興死了，韓山童的兒子林兒，那時正被劉福通擁帶着，國號叫宋建元龍鳳，郭子興的凶信傳到那邊，韓林兒就用龍鳳年號的詔書封郭子興的兒子天敍做都元帥，封張天祐、朱元璋做左右副

元帥朱元璋接到這詔書，看見平空添出一個主子來，並且把自家排在第三把交椅，當然不會有好感，可是韓林兒有劉福通領導的大眾，在黃河流域聲勢正盛，和自家在江南一帶活動又很有利益，所以也用了龍鳳年號來發號施令。朱元璋這時一面結束了四年來和郭子興的主從關係，一面又開始了他利用龍鳳年號在江南一帶活動的歷史。

朱元璋以爲老守在和陽，不能渡過長江南面來，終沒有發展的餘地，可是要渡江就得先有水軍；正在計畫中，忽然巢湖（10）水寨的俞通海、廖永安帶着一千艘船一萬多水軍來投，朱元璋自然驚喜交加，地喊起來：「這是天意啊！」這時懷遠（11）的常遇春也來投効，自請派他做先鋒，朱元璋就決計由巢湖出發，進取長江，他的目的地就是現在的南京——集慶。朱元璋用兵很有天才，他曉得要攻集慶，必先攻采石磯，（12）但是采石磯是集慶外圍的險要，元兵在那面必防守得非常堅固，不如先攻離采石磯一里地方前臨大江的牛渚，那裏防守薄弱，容易攻取，得了牛渚，水陸並進，采石磯的守兵兩面應付，陣腳必然動搖，他這樣決定進攻的次序之後，就在公元一三五五年六月間帶了徐達、馮國用、邵榮、湯和、李善長、常遇春、鄧愈、耿君用、毛廣、廖永安一班人，統着巢湖水軍出江直向牛渚進發。到了牛渚，常遇春帶着部隊首先奮勇登陸，岸上守兵全無抵抗，就完全佔領了牛渚。朱元璋立刻指揮水陸部隊猛撲采石磯，果然元兵全失了抵禦力，采石磯也跟着全部佔領了。這時和州正鬧飢荒，各將官一時擄獲了大宗糧秣，頗有主張

運糧回和州去的，朱元璋對徐達說：「我們渡江這樣順利，如果得了糧秣就回去，那末得到的地方，不是仍舊沒有我們的份兒嗎？」立刻發令，叫水軍全部登陸，把船一齊解了纜，由它漂到江中間去，指揮全部軍隊，乘勝向太平（13）殺來，太平又給他不費甚力佔領了。朱元璋得了太平，就設立了太平興國翼元帥府，自己做了元帥。太平地方的耆儒李習和陶安兩個人，在朱元璋進攻太平的時候，領了老百姓出來歡迎，陶安很會恭維，朱元璋聽了自然很高興，就問他：「我要去取金陵，你看怎樣？」陶安回答的話，什麼「金陵帝王之都」，什麼「據此形勝，何向不克」，什麼「天所以資明公」，都是老生常談，在這位得了吉兆暗示的和尚耳朵裏，可還是第一回才聽到的，自然更是樂意，就請陶安在幕府議機密大事。太平在元朝本來叫路，朱元璋廢了路的名稱，改叫太平府，就派李習做知府。朱元璋得到太平固然很快，可是太平四面都是元兵，方山寨（14）的民兵元帥陳摶先和他的部將康茂才還很爲元朝出力，水陸兩路來反攻太平，朱元璋自己在太平城下抵敵，派徐達等領着奇兵抄到他們的後面去夾攻，陳摶先沒有防到這路奇兵，竟給徐達的伏兵擒住了。朱元璋非但不殺他，却還說要釋放他，陳摶先問：「爲什麼釋放我？」朱元璋說：「你既然自己算豪傑，那裏會不懂呢？」陳摶先說：「那末你要我的部隊投降嗎？這容易辦！」就立刻寫了一封招降的信交給朱元璋派人送到他軍隊裏去，他軍隊裏得了這封主帥的親筆信，當真都投降了。等到朱元璋得了溧水，（15）命陳摶先的軍隊一同向集慶路進攻，陳摶先私下裏叫自己的軍隊不